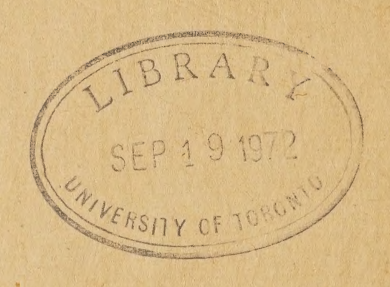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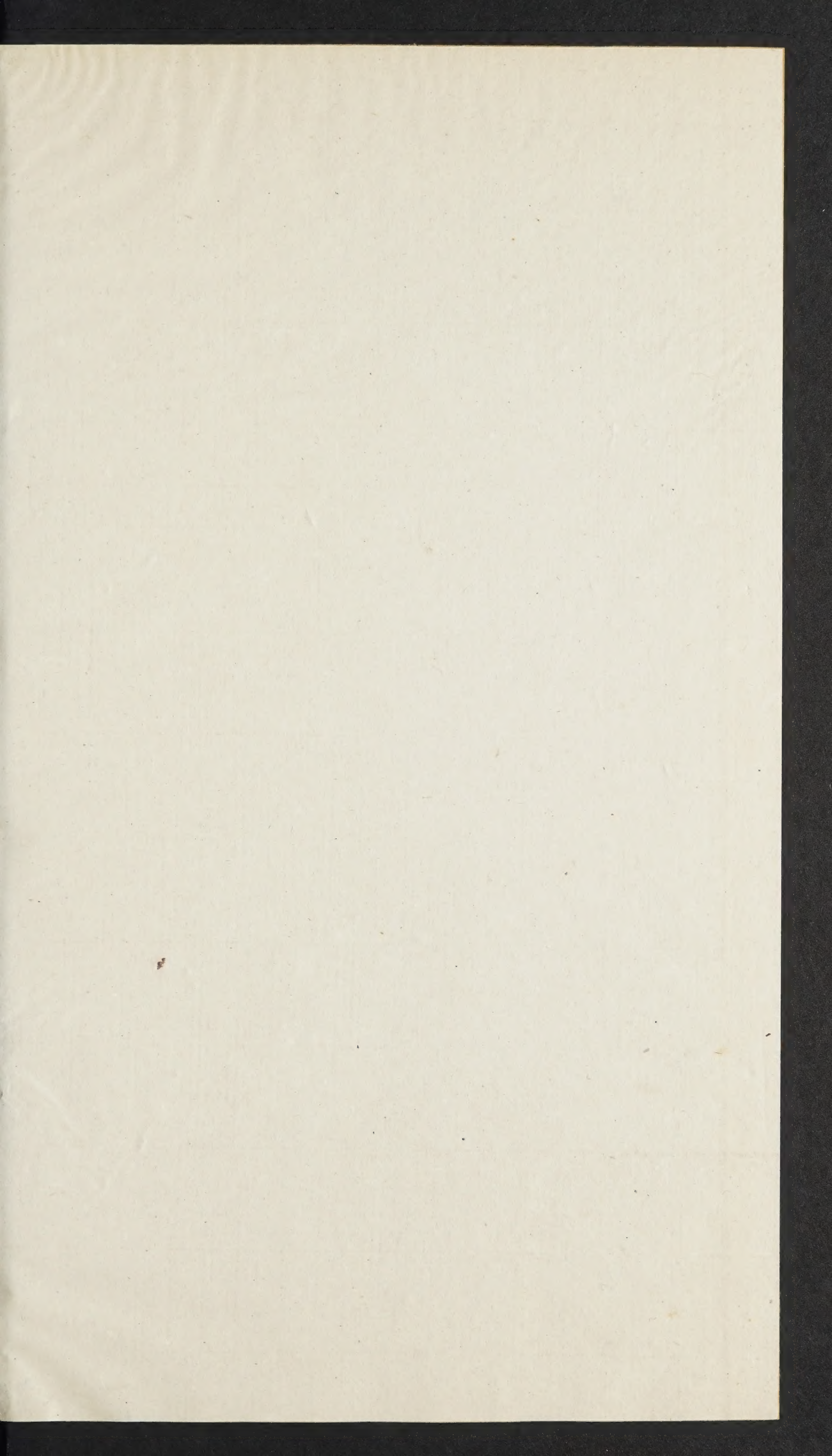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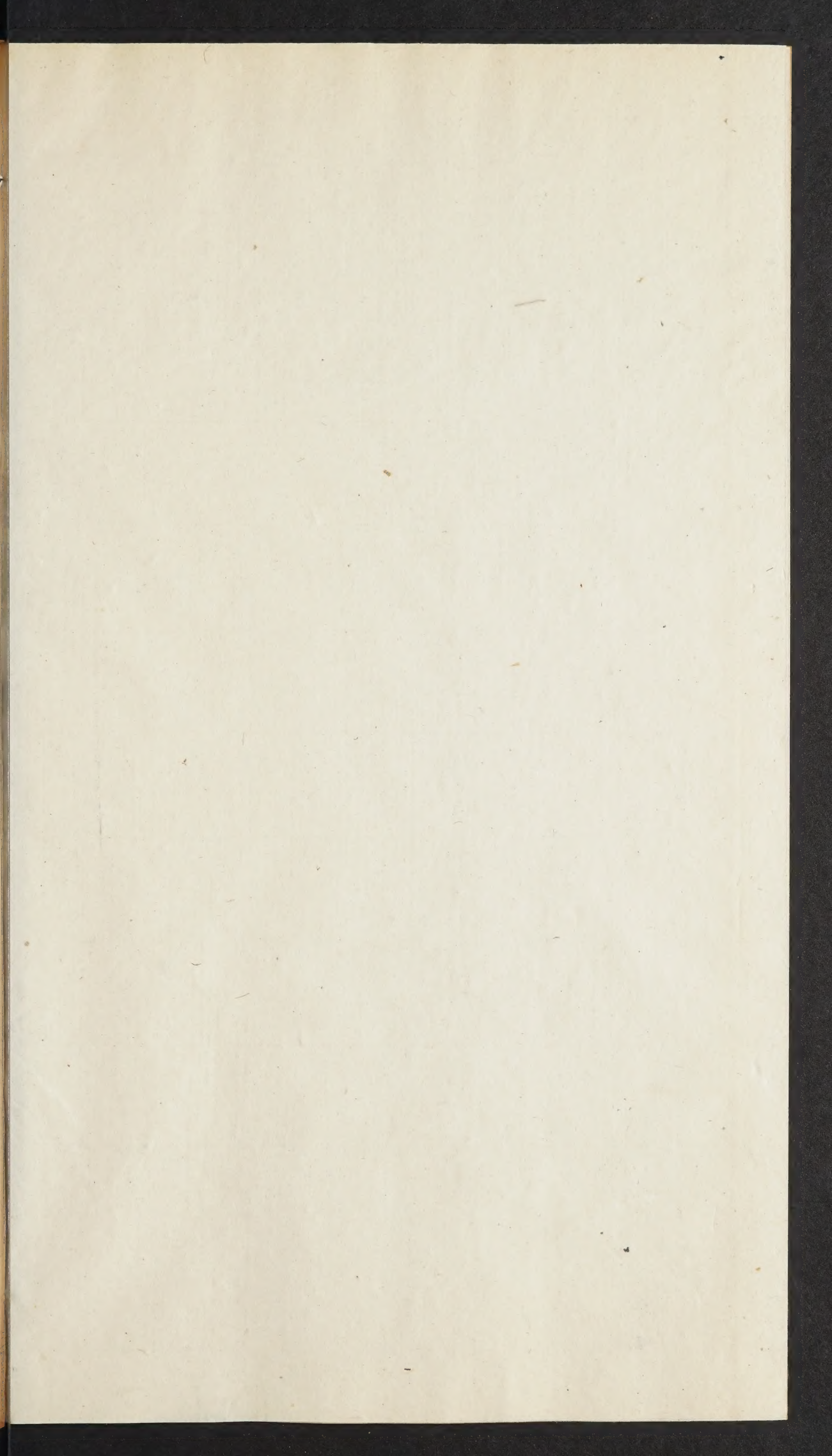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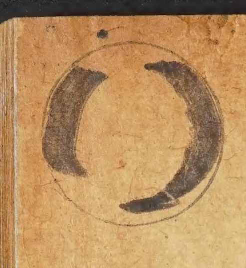


祁陽後學蒙吉　包選輯

伯子再濂校正

通書

誠上第一　周敦頤



誠自乾畫起義故包四德而爲性命之源

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

朱子曰上章言聖人之誠即天道之誠此章言思誠者人之道也

德以誠立[illegible]幾明

誠下第二

聖誠而已矣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五常百行非誠非也邪暗塞也故誠則無事矣至易而行難果而確無難焉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誠幾德第三

誠無爲幾善惡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性焉安焉之謂聖復焉執焉之謂賢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

至誠知神其知幾乎

動不慎則主靜之學荒矣

天地易簡則配者可

聖第四

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誠神幾曰聖人

慎動第五

動而正曰道用而和曰德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悉邪也邪動辱也甚焉害也故君子慎動

道第六

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守之貴行之利廓之配

天地豈不易簡豈爲難知不守不行不廓爾

師第七

或問曰曷爲天下善曰師曰何謂也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不達曰剛善爲義爲直爲斷爲嚴毅爲幹固惡爲猛爲隘爲强梁柔善爲慈爲順爲巽惡爲懦弱爲無斷爲邪佞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故先覺覺後覺闇者求於明而師道立矣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

邪

變化氣質而復其天命之性則立教無餘事矣

有恥而後能知憤知憤而後能自強自強而後能遷善改過

惟無思而後無不思否則憧憧往來能坐照乎

幸第八

人之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恥必有恥則可教聞過則可賢

思第九

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無思本也思通用也幾動於彼誠動於此無思而無不通為聖人不思則不能通微不睿則不能無不通是則無不通生於通微通微生於思故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機也易曰君子

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又曰。知幾其神乎。

一志字作希。顏錄以陋巷而具有堯舜事業耳

志學章第十

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恥其君不為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於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

生成者天地之仁義也仁義者聖人之生

順化第十一

天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生仁也。成義也。故聖人在上。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天道行而萬物順。

成也其理不出陰陽二字

聖德修而萬民化大順大化不見其迹莫知其然之謂神故天下之衆本在一人道豈遠乎哉術豈多乎哉。

文王之德之純而疏附先後奔走禦侮咸至蓋其証也

治第十二

十室之邑人人提耳而教且不及況天下之廣兆民之衆哉故曰純其心而已矣仁義禮智四者動靜言視聽無違之謂純心純則賢才輔賢才輔則天下治純心要矣用賢急焉。

禮樂第十三

禮記云樂繇陽出禮繇陰作正與此同

即闇然日章的然日亡之說

禮理也。樂和也。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故禮先而樂後。

務實第十四

實勝善也。名勝恥也。故君子進德修業。孳孳不息。務實勝也。德業有未著。則恐恐然畏人知。遠恥也。小人則偽而已。故君子日休。小人日憂。

愛敬第十五

有善不及曰、不及則學焉。問曰有不善。曰不善則告

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忠恕之道也

之不善且勸曰庶幾有改乎斯爲君子有善一不善二則學其一而勸其二有語曰斯人有是之不善非大惡也則曰孰無過焉知其不能改改則爲君子矣不改爲惡惡者天惡之彼豈無畏耶烏知其不能改故君子悉有衆善無弗愛且敬焉

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此謂是與

動靜第十六

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也物則不通神妙萬物水陰根陽火陽根陰五行陰陽陰陽太極四時

運行萬物。終始混兮。闢兮。其無窮兮。

樂上第十七

禮教修明而後樂可作故樂記附見於禮經

古者聖王制禮法。修教化。三綱正。九疇敘。百姓大和。萬物咸若。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優柔平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極也。後世禮法不修。政刑苛紊。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愁怨。導欲增悲。不能自止。故

有賊君棄父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矣。

樂經燼於秦火得此書留一綫

今之樂不流於妖豔

樂中第十八

樂者本乎政也。政善民安。則天下之心和。聖人作樂以宣暢其和心。達於天地。天地之氣感。而太和焉。天地和則萬物順。故神祇格。鳥獸馴。

樂下第十九

樂聲淡則聽心平。樂辭善則歌者慕。故風移而俗易

希鮮矣

聖人主靜立人極只是無欲

公生明私則暗矣

矣。妖聲豔辭之化也。亦然。

聖學第二十

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請聞焉。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

公明第二十一

公於己者公於人。未有不公於己而能公於人也。明不至則疑生。明無疑也。謂能疑爲明。何啻千里。

理性命第二十二

首句言理中三句言性後八句言命

厥彰厥微匪靈弗瑩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

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是萬爲一

一實萬分萬一各正小大有定

孔顏樂處從此可尋

顏子第二十三

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夫富貴人所愛也顏子不愛不求而樂乎貧者獨何心哉天地間有至貴至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忘其小焉爾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故

蓋賴師友而得至尊至貴者於身奈何不隆而親之

知其重則知其樂

顏子亞聖。至愛之間當有富可二字

師友上第二十四

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而已矣。至難得者人。人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求人至難得者有於身。非師友則不可得也已。

師友下第二十五

道義者。身有之則貴且尊。而得貴且尊。其義不亦重乎。其聚不亦樂乎。貴且尊下有辭師友三字

過第二十六

字子路亦百世之師

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護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

防微杜漸

焉馬反

勢第二十七

天下勢而已矣。勢輕重也。極重不可反。識其重而亟反之。可也。反之力也。識不早。力不易也。力而不競。天也。不識不力。人也。天乎。人也。何尤。

有道之辭古今賴之

文見師儒

文辭第二十八

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況虛車乎。

文辭藝也。道德實也。篤其實。而藝者書之。美則愛。愛

所宜加之意焉

顏子不違如愚故足以發聖藴而垂教萬

則傳焉。賢者得以學而至之。是爲教。故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然不賢者。雖父兄臨之。師保勉之。不學也。強之不從也。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爲能者。藝焉而已。噫。弊也久矣。

聖藴第二十九

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然則聖人之藴。微顏子殆不可見。發聖人之藴。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聖同天。不亦深乎。常人有一聞知。恐人

世

天地間憑他甚麼物事出不得太畫

懲窒遷改乾乾之實事也然必於動乎微之故步步着實

不速知其有也急人知而名也薄亦甚矣

精蘊第三十

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卦不畫聖人之精不可得而見微卦聖人之蘊殆不可悉得而聞易何止五經之源其天地鬼神之奧乎

乾損益動第三十一

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至乾之用其善是損益之大莫是過聖人之旨深哉吉凶悔吝生乎動噫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或曰其宜作莫

漢高祖唐太宗絶世英君而床第之間有漸德焉未講於復與无妄之義也

家人睽復無妄第三十二

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疏也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堯所以釐降二女於媯汭舜可禪乎吾兹試矣是治天下觀於家治家觀身而已矣身端心誠之謂也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无妄矣无妄則誠矣故无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深哉

君子之富貴也其諸異乎人之富貴與

文必與道但猶二之也

其擬機

富貴第三十三

君子以道充爲貴身安爲富故常泰無不足而銖視軒冕塵視金玉其重無加焉爾

陋第三十四

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爲德行行之爲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

擬議第三十五

至誠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故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聖人之治天下也備四時之氣而後協萬物之和

刑第三十六

天以春生萬物止之以秋物之生也既成矣不止則過焉故得秋以成聖人之法天以政養萬民肅之以刑民之盛也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不止則賊滅無倫焉故得刑以治情僞微曖其變千狀苟非中正明達果斷者不能治也訟卦曰利見大人以剛得中也噬嗑曰利用獄以動而明也嗚呼天下之廣主刑者民之司命也任用可不慎乎

公第三十七

楊子曰觀乎天地則見聖人程子曰不然觀乎聖人則見天地

尼山功德何若春秋一書緣春秋爲王者事故特舉之

孔子其太極乎

聖人之道。至公而已矣。或曰。何謂也。曰天地至公而已矣。

孔子上第三十八

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爲後世王者而修也。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宜乎萬世無窮。王祀夫子。報德報功之無盡焉。

孔子下第三十九

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其惟孔子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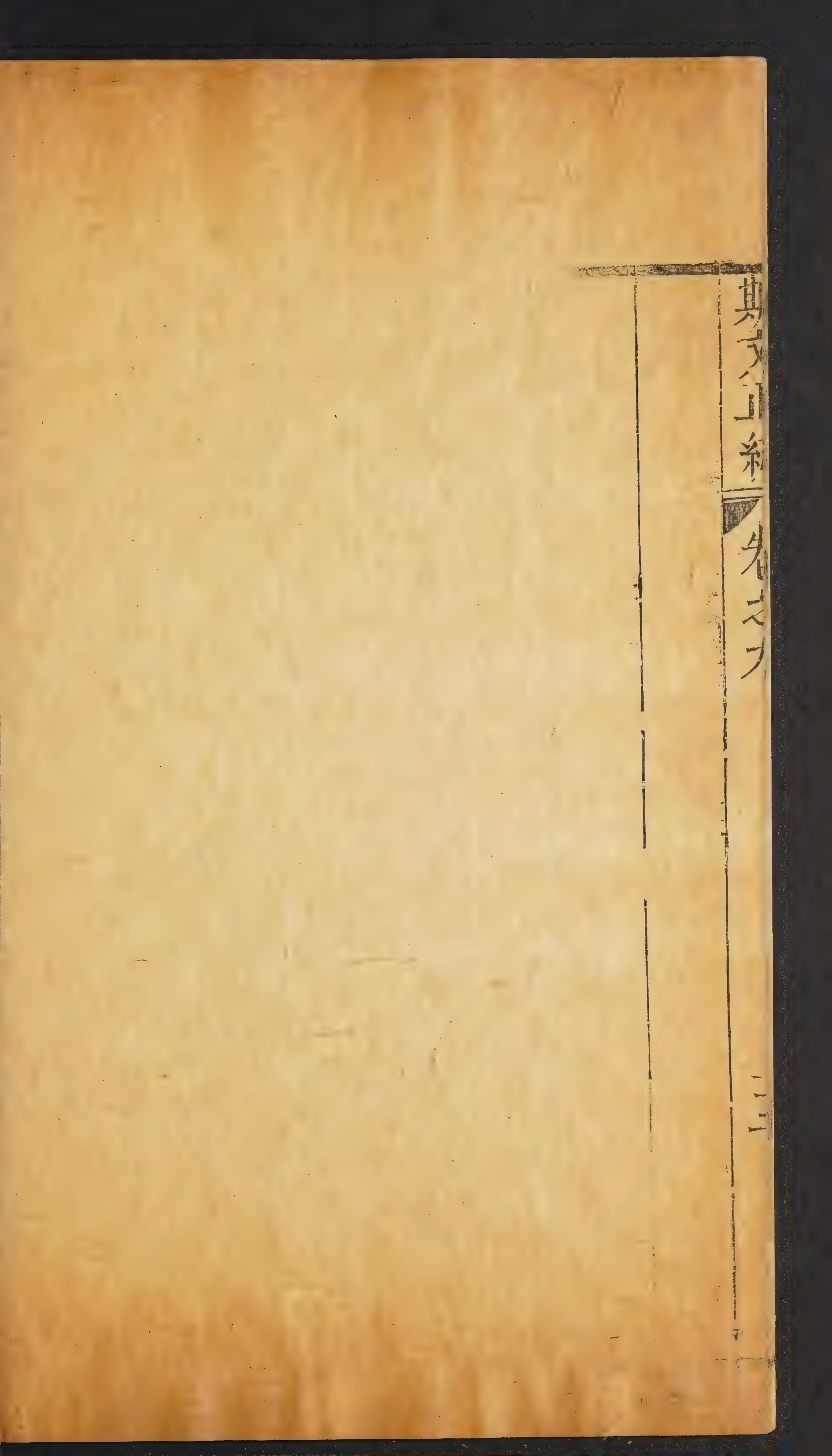
成始成終兩卦備矣

蒙艮第四十

童蒙求我。我正果行如筮焉。筮即神也。再三則瀆矣。瀆則不告也。山下出泉靜而清也。汨則亂。亂不決也。慎哉。其惟時中乎。艮其背。背非見也。靜則止。止非為也。為不止矣。其道也深乎。

醇乎者醪溫其如玉潛心展玩心氣自然和平度字自然端愨識議自然精粹學庸語孟而後儒之此書無疑矣不有朱夫子字字句句表章推明陸氏兄弟將貴之與老列等不則謂二程言論文字

甚多未嘗一及無極字疑非周子所爲也



過眞典談不嘗作文鑿觀

答張子厚先生書　程　顥

承教諭以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此賢者慮之熟矣尚何俟小子之言然嘗思之矣敢貢其說於左右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外物為外牽已而從之是以已性為有內外也且以性為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為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為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

若擴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
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
於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
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
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爲爲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
覺爲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
鑑而索照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
人孟氏亦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與其非外而是
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

難可笆巳

定。定。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爲。累。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爲非。而更求在內者爲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爲如何哉。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

莫定於天理稍以人欲參之則不免憧擾矣果於

源本處寂然內欲不萌外物不接更何撞擾之有
乎朱子謂伯淳渾然天成讀此文彷彿如見

答倫彦式書　　王守仁

諭及學無靜根感物易動處事多悔即是三言尤見近時用工之實大抵三言者病亦相因惟學而別求靜根故感物而懼其易動感物而懼其易動是故處事而多悔也心無動靜者也其靜也者以言其體也其動也者以言其用也故君子之學無間於動靜其靜也常覺而未常無也故常應其動也常定而未嘗有也故常寂常應常寂動靜皆有事焉是之謂集義集義故能無祗悔所謂動亦定靜亦定者也心一而

即動而無動靜而無靜之說不集義便

是確 即內外兩忘澄然無事之說

謝証尤確

已靜其體也而復求靜根焉是撓其體也動其用也而懼其易動焉是廢其用也故求靜之心即動也惡動之心非靜也是之謂動亦動靜亦動將迎起伏相尋於無窮矣故循理之謂靜從欲之謂動欲也者非必聲色貨利外誘也有心之私皆欲也故循理焉雖酬酢萬變皆靜也濂溪所謂主靜無欲之謂也是謂集義者也從欲焉雖心齋坐忘亦動也告子之強制正助之謂也是外義者也

其說不離乎孟子周子程子而結構精審呼應靈

通則居然獨出心裁矣

程子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陽明知道故言之徹上下而合內外也如此



大學言至
善孟子言
性善兩者
打成一片
爛熟名理

荅涂鏡源中丞書　馮從吾

歲序更新。玩愒如舊。方切愧慚。迴辱手教。儼若對談。開我寔多。敢不佩服。復刻疏草。字字忠讜。言言經濟。益從學問涵養中流出者。當與古名臣奏疏並傳。什襲珍藏。三復欽確。從吾不肖。年來與同志講切。雖茫無所得。而此心稍覺有一二悟入處。聖賢學問。要在知性。大學止至善。此性體也。性體至善。乃天生來自然而然。不假一毫人力。故曰天命。此至善之性體。率之則爲道。盡之則爲聖人。率性是本體。盡性是功夫

不功夫則爲聖人無功夫則爲衆人卒之何甘自暴棄

率性衆人與聖人同盡性聖人與衆人異不可不辨也如見孺子入井而怵惕惻隱此率性也衆人與聖人同至於知擴而充之以至於保四海此盡性也聖人便與衆人異矣孩提知愛稍長知敬此率性也衆人與聖人同至於擴知能之良滿孝弟之量通乎神明溥乎四海此盡性也聖人便與衆人異矣不忍觳觫之牛不屑嘑蹴之食此率性也衆人與聖人同至於推不忍之心以愛百姓推不屑之心以不受萬鍾此盡性也聖人便與衆人異矣率性無功夫盡性有

退之三品之說亦似有理非見道者鮮不爲所惑也

功。夫盡性者即盡其所率之性繇功夫以合本體者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惻隱乃率性之道。而仁乃天命之性。天命之性不可見。而於惻隱見其端。繇其端以窺其體。而本體之善可知。故曰、性善。大學止至善。正止乎此耳。學問不止乎此。則三品之說。得以攙奪。明德不淪於玄虛。便落於口耳。新民不涉於功利。便流於刑名。性學不明。源頭一差。無所不差。此知止所以爲大學第一義也。一得之愚。正欲面求質正。而承諭欲弟入榆陽爲諸生一闡發。殊爲至願。第病體支

離。不敢出門。徒抱耿耿。奈何。

言本體不言功夫則荒於嬉言功夫不言本體則流於假此書究極性始而以率為本體以盡為功夫兩兩比勘委曲周到使衆人聞之莫不勃勃有作聖之思此講學者所以大有功於世道人心也

習俗移人

答汪明卿學博書　　馮從吾

天地間惟有此道。人生天地間惟有此學。地無邊腹。時無古今。人無窮達。官無文武。無不可學。無不可爲賢爲聖。故曰人性皆善。人皆可以爲堯舜。夫以皆可爲堯舜之人。而與之論道談學。或有疑而不信者。非其人甘於自棄。亦習俗移人。雖賢者不免耳。者有人焉。提撕警覺。呼寐者而使之寤。雖至顓蒙。未有不醒然悟。遽然覺者。何也。彼其性原皆善故也。不使深信孟子之言。往歲倡學寶慶。而朋友中初則駭。既則疑。

賴道學先生出則諸然矣

終則駭者釋疑者信而几悔其知學之晚今又移講關中書院人心益爲踴躍同志益爲興起駸駸乎斯道有中天之漸雖不佞愧不敢當而人性之善亦略可覩已人人始信孟子之言果不我欺而不佞之信孟子果非迂也環州邊邑也志稱民淳士慤夫士必慤而後智能民淳而後可以與教化今幸借門下坐皐比鳴鐸以理學爲諸士倡來書云環人士近知向學任生秉衡尤大有長進開之喜而不寐時雨之化作人故自如此此非獨環士之幸寔百二文運之幸也

可續性理諸詩

息不得

住刻言名理至如堯舜至今在孔顏尚可尋又如
人心豈無過夜氣滌吾思夢中一點覺觸處皆良知
尤得聖學真脈而末云醉後狂言亂醒時愧悟存於
人情日用間提醒人心尤為痛快兩牛生能付殺青
其志向可知而來書謂能傳不佞之道於邊鄙夫不
佞何敢當是門下能傳堯舜孔顏之道於邊鄙也雖
然亦非堯舜孔顏之道乃天下萬世古今聖愚所共
繇之道也以天下萬世古今聖愚所共繇之道即傳
之天下萬世古今聖愚所同具之人於此無所損於

彼有所益於彼無所損於此有所益在聖人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在百姓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將天下萬世古今聖愚溶成一片昔人謂太和在成周宇宙間不佞謂太和今在大明宇宙間矣此吾道所以為大而聖學所以不可不講也或謂學不必講者真佳什中所謂醉後狂言不惟不當與之較且當憐之恤之求解醒之方而療之矣使醒解而醒也寧不自悔其失言哉不佞嘗謂功名富貴乃醉人之毒酒讀書講學乃解醒之良方不知門下以為何如

與諸日宣　三復

講學一事或胸中未有所得而辭不足以達意或躬
負不遠之恥而囂囂然徒以辨傳爲高或言行克
符矣而好狗已見輕泥古說不能取諸人以爲善
數者皆皐比之羞也先生之學至矣而拳拳讓德
於人文其在茲乎



參陽明諸公都一例看

答楊原忠運長書　　馮從吾

不佞三年以來、雖屢奉翰誨、終是神交、不若形與昨辱左顧、獲領面譚、生平饑渴、一朝頓釋、第卒卒別去、未得多留爲歉耳、頃生回、得接手札、兢兢如再晤、昨一時請教之言、業已不省爲何語、而門下一一條縷誠爲傀悚、然藉此得堅自信、則門下教我多矣。疑思描錄微惠并言、獎詡過情、愧非三都、何當玄晏、銘刻銘刻。不覩不聞、原是至靜無感時、莫見莫顯、原是一念方動時、豈可混而爲一。不覩不聞、原就至靜之時論。

能說纔不偏倚

而道體豈落於覩聞。即不覩不聞。而道在也。不然。是道專屬於動。而至靜之時無道矣。莫見莫顯。原就方動之時論。而道體豈淪於隱微。即莫見莫顯。而道在也。不然。是道又專屬之靜。而方動之時無道矣。即此才見道本不分動靜。不可須臾離。於此倘一時不加戒懼功夫。則是道不離我。而我自離道矣。可乎。此所以君子戒愼恐懼。而不敢須臾離也。言不覩不聞。則無覩無不覩。無聞無不聞。無動無靜無寂無感。無時不戒愼恐懼可知。可見君子之心。渾然全是一團虛

如此說纔不滲漏

明境界。慎獨云者。不過就中點出一點機括。令人倍加警省耳。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何分動靜。而易謂復見天地之心。正是就中點出一陽方動一點機括。見天地之心。未嘗已耳。非謂天地之心。盡之乎一陽也。程子謂其要只在謹獨。要字最妙。而後儒謂聖學只在謹獨。是天地之心。只在一陽之來復矣。豈六陰六陽。獨非天地之心也哉。不覩不聞。莫見莫顯。原就時言。而道即在其中。故曰無時不然。彼丢過時。而專以不覩不聞爲道體。則可覩可聞。鳶飛魚躍。獨非道體

也耶。是道偏於靜。而遺乎動。如前所云云矣。又何以稱動靜無端顯微無間也哉。道體原是圓滿。不分動靜。靜時乃道之根本。方動時乃道之機括。動時乃道之發用。學者必靜時根本處得力。方動機括處點簡。動時發用處停當。一切合道。然後謂之不離。然必在靜時根本處預先得力。方動機括處再一點簡。然後動時發用處才得停當。故特舉不覩不聞與獨處言之。此先天之學。而後天自不待言。非謂道體專屬之靜。而功夫專在於寂。動處感處。可以任意縱有差錯

無妨也此處稍偏則放縱恣肆者得以藉口喜怒哀
樂之不節而曰我能實合道體。不必一一在事爲上
點簡。此小人所以托之乎中庸而行無所忌憚也毫
釐千里。關係不小。不佞有慨於中久矣承諭及敢藉
手請正。不知門下以爲是否。

朱子分戒懼愼獨爲兩段曰靜而存養動而省察
後儒非之雖余亦不能無疑也及讀此書凡動靜
之幾存養省察之理節節分疏步步剔發然後知
朱子之言果不我欺而後儒體認未到不得輕言

詿疏也

分先後天得無陷原民難同乎豁然積久則當合一

定情書

林偁呂

程子定性書謂動亦定、靜亦定、廓然大公、物來順應、以是知性之無內外也、性定則情自定矣、夫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然既謂之未發已發矣。且得不謂之內外乎。先天之君子。安其內以應乎外。不聞不睹。謹微。慎獨。是爲定性。後天之君子。制乎外以鍊其內。省察。克治。懲忿。窒慾。是爲定情。情定而性亦定矣。夫喜怒之情。因物而觸。常人與聖人一也。聖人隨物付物。不滯不遷。常人則認物作己。寃且以己殉物。

以此分性情分體用發爲叙辭

聞不聞不睹之精神亦驅而爲喜怒用矣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情之所以擾性也艮其背不獲其身性之體也行其庭不見其人情之用也行而不離乎艮者定情入性之功也孟氏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程子謂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繫於物者因物也非着於物也如太虛然野馬塵埃過而不留且得有物乎哉惟無物故善應物其喜與天下皆春其怒與天下皆秋喜怒哀樂者四時之定序也夫四時者天地之情也天地不能無情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悟出聖人之情從吉凶同患悟出

不懼則外誘脅之

以與物故姤復循環否泰迭乘廻薄其淸寧聖人不

能無情以應世故忠必推恕復必言克廻還其未發

夫謂外誘之不足惡者猶堅白之可試於磨涅也苟

非堅非白則未嘗不以外誘爲懼也君子謹其情以

覩其定而於定性之功亦思過半矣

因程子定性之論而直云定情其說似不經矣然

定性者生焉安焉之事也定情者困焉勉焉之事

也原性識情攝情歸性及其成功一也

情字雖本孟子而意則獨創



力追唐虞三代俗吏豈能辦此

爲家君請宇文中允典漢州學書　程頤

竊以生民之道。以教爲本。故古者自家黨以至於國。皆有教之之地。民生八年。則入於小學。是天下無不教之民也。既天下之人莫不從教。小人修身。君子明道。故賢能群聚於朝。良善成風於下。禮義大行。習俗粹美。刑罰雖設而不犯。此三代盛治由教而致也。後世不知爲治之本。不善其心。而驅之以力。法令嚴於上。而教不明於下。民放僻而入於罪。然後從而刑之。噫。是可以美風俗而成善治乎。往者朝廷深念其然

士爲四民之首故教縣上始而校起學可封

堯臣治本詔京師至於郡縣皆立學雖未能如古之時比屋人人而教之可以教爲士者矣誠能教之縣士始使爲士者明倫理而安德義知治亂之道政化之本處足以爲鄉里法出可以備朝廷用如是則雖未能詳備如古之教亦得其大端近古而有漸矣是朝廷爲教之意非不正也顧州縣之吏奉承之何如爾瑜庸瑣之質叨恩領郡雖才不足以有爲然少承父師之訓久從士大夫之後涉聞學古爲政之道不敢斷斷俗吏之爲專以簿書期會爲事勉思所以副

朝廷明教化育賢才之意以學校為先務然念教導之職非得豪傑之士學術足以待問行義足以率人則何以為衆人之矜式竊聞執事懿文高行為時所推仕不合則奉身而退不為榮利屈其志歸安田間道義為鄉里重豈特今人之難能古人所難能也愚謂執事非甘於退處而樂於自善也蓋道既不偶去就之義不得不然在執事之心諒無一日忘天下不以行道濟物為意也蓋聞賢人君子未得其位無所發施其素蘊則推其道以淑諸人講明聖人之學開

導後進使其教益明其傳益廣故身雖隱而道光跡雖處而教行出處雖異推己及人之心則一也此鄉人所望於執事而執事所宜自任也珦是以敢布其區區之意願執事從鄉人之望枉屈軒馭來憩郡庠俾後進子弟得所依歸不獨一郡學者漸被善教四方之士聞風慕義亦將奔走門下是執事之道雖未用於時而所及人者固已博矣孟子所謂天下之樂也執事豈無意乎或賜允從不勝幸甚

朝廷所以立學守令所以善俗與夫士大夫所以

居鄉其道備於此矣至於勤勤懇懇一段尊賢敬士之意尤藹然言表讀其書想見漢州一郡太和矣

再書　　　　程頤

近者書其鄙懇。陳於左右。輒欲邀致軒從。内省不度分。負媿惕。辱教之答。詞意甚厚。且承燕居休適。感慰深矣。然而過持謙巽。未許臨屈。區區之意。有所未盡。輒敢再瀆聽覽。頤至郡之初。延見僚吏士民。首道朝廷所以憂念遠方。愛養元元之意。既則詢州郡之賢人。足以取則爲治者。於是聞執事之名於衆人之口。頤退而三思三省之。始曰彼鄉先生也。吾將奉之以教郡人。既而曰賢者以類至。惟賢能致賢。彼賢豈我

胥耶。既而曰賢者雖有為而退。豈將自善其身耶。必將化導鄉里。教育後進。自古賢者。未有不然者也。豈特守之為乎。於是决之不疑。以請於左右。豈意執事未賜深亮。拒而弗從。坰竊觀在易觀之上九曰。觀其生。君子无咎。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上九以剛陽之德。居無其位之地。是賢人君子抱道德而不居其位。為衆人仰觀法式者也。雖不當位。然為衆人所觀。固不得安然放意。謂已無與於天下也。必觀其所生君子矣。乃得无咎。聖人又從而賛之。謂志常在此。固未

考果亦如此得此一段議論為林下標準易之旨又何必求如此乎此程

孝之所以豊言肖貌也

尤爲周到

得安然平定無所慮也觀聖人教示後賢如是之深

賢者有心如是之仁與夫索隱行怪獨善其身者異

矣今執事居是鄉爲一鄉所宗仰適當觀上九之義

豈得圖一身之安逸而不以化導爲意乎見諭日近

多微疾憚於應接此大不然古者庠序爲養老之地

所養皆眉壽之人其禮有扶有杖有饋壹之視則其

羸廢可知益資其道德模範豈尚其筋力也黃耇執

事觀觀爻之義詳聖人贊之之意思賢人君子所當

用心勉從鄉人之願不勝幸甚

前青曲盡盧左之意無容再贅矣此復設為疑問
以窮其辭之之路而又引覲之上九以發其志引
禮之養老以慰其心宇文何人能不惠然肯來副
玆盛典也哉但未審彼姝者子何以畀之耳

答朱長文書　　程頤

相去之遠，未知何日復爲會合。人事固難前期也。年前奉書，以足下心虛氣損，奉勸勿多作詩文，而見答之辭，乃曰爲學上能探古先之陳迹，綜群言之是非，欲其深造而默識之，固未能也。又曰使後人見之，猶庶幾曰不忘乎善也。苟不如是，誠懼沒而無聞焉。此爲學之末，宜兄之見責也。使吾日聞夫子之道，而忘乎此，豈不善哉。此疑未得爲至當之言也。甚於朋友間，其問不切者，未嘗敢語也。以足下處疾，罕與人接，

識不得已之意而後可以立言

觀此則古今詩文其可廢者多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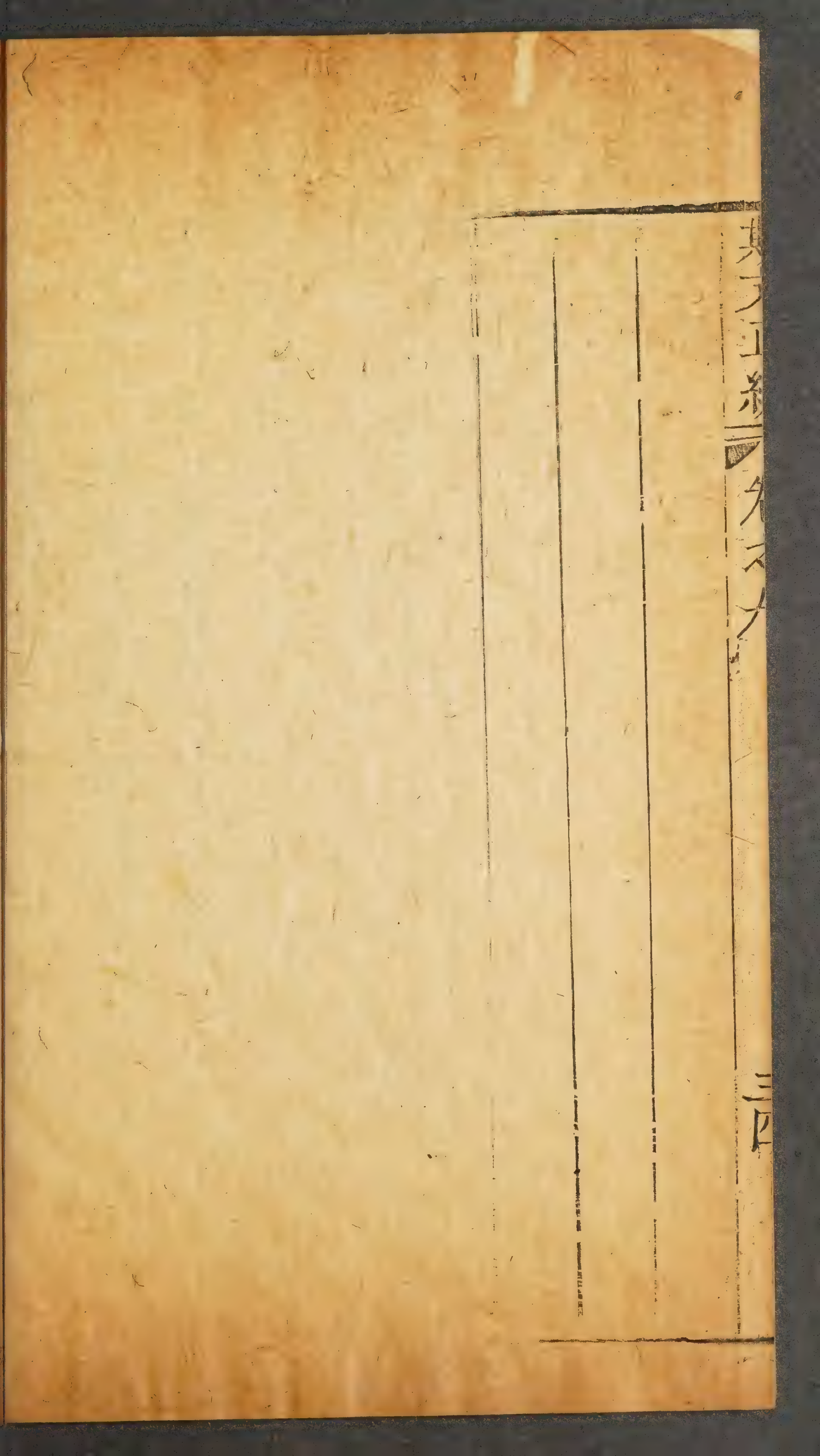
竊聞議論之益、故因此可論、而爲吾弟盡其說。庶幾有小補也、向之云無多爲文與詩者、非止爲傷心氣也。直以不當輕作爾。聖賢之言、不得已也。蓋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闕焉。如彼耒耜陶冶之器、一不制則生人之道有不足矣。聖人之言雖欲已得乎。然其包涵盡天下之理、亦甚約也。後之人始執卷則以文章爲先、平生所爲、動多於聖人。然有之無所補、無之靡所闕、乃無用之贅言也。不止贅、而已既不得其要、則離眞失正、反害於道必矣。詩之盛

莫如唐唐人善論文莫如韓愈愈之所稱獨高李杜二子之詩存者千篇皆吾弟所見也可考而知矣苟足下所作皆合於道足以輔翼聖人爲教於後乃聖賢事業何得爲學之未乎其何敢以此奉責又言欲使後人見其不忘乎善人能爲合道之文者知道者也在知道者所以爲文之心乃非區區懼其無聞於後欲使後人見其不忘乎善而已此乃世人之私心也夫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者疾沒身無善可稱云爾非謂疾無名也名者可以厲中人君子所存非所

言欲其明理心欲其通道正稍因而見

汲汲。又云。上能探古先之陳迹。綜群言之是非。欲其心通默識。固未能也。夫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揆之以道。則是非了然。不待精思而後見也。學者當以道爲本。心不通乎道。而較古人之是非。猶不持權衡而酌輕重。竭其目力。勞其心智。雖使時中。亦古人所謂億則屢中。君子不貴也。臨紙遽書。不復思繹。故言無次序。多注政。勿訝。辭過煩冗。理或未安。郡請示下。足以代面話。

學者疲精敝神役役於無用之空言者何可勝數若斤斤乎以道理爲歸宿則夫人不言言必有中省的許多筆舌養的許大精神



程子曰少年登科一不幸有高

與劉素彬書　　羅　倫

昔書與劉某必從如轉九矣此非獨劉某之罪亦吾黨之罪也大抵習俗之溺人如醉者之酣於酒寐者之酣於夢也所貴乎君子者醉而能醒寐而能覺也吾嘗猛省焉生三十九年矣無一日不在醉夢中也此無他醉而寐之者多醒而寤之者少也不知吾弟之醉且夢今醒已寤且否乎吾固賴吾弟醒我而覺之也習俗之醉夢人非獨一榮富貴也凡詩文之必於工科名之必於得皆是也自今以往科名之得失

才能文章一不圭羅公其有見於華乎

學字有世眼道眼之別

絕好各日只怕承任不起

文詩之工拙皆洗淨而痛快之不使亂吾之念慮一意從事聖賢之學研精義理簡點身心必至於庶人而後已學詩文而至不過爲詩人文人而已學科舉而至不過爲官人而已學吾道而至則可以爲聖人可以爲賢人詩文科舉之學固有工之而不至求之而不得者也若夫道在吾身豈有求之而不得哉而世未有工而求之者醉夢於彼而不覺寤乎此也今士夫中稍有絕趨尺步者則群聚而譏之曰此道學也其中無定守者未有不隨而化矣噫目之視耳之

不求爲詩

聽手之持。足之行吾聖賢也。饑之食渴之飲冬之裘夏之葛宮室之居吾聖賢也。喜怒好惡日用種種吾無不聖賢也。獨吾之心。不可以聖賢哉。所以爲之。不必刪述定作如孔子之折衷群聖以垂憲萬世也。不過求諸吾心致謹於動靜語默衣服飲食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以至辭受取舍仕止久速無不合乎聖賢已行之成法而已。豈有工之而不至求之而不得者哉。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孟子曰修天爵而人爵從之。道德既修名實既著則言語不求工而自工。

人不求爲文人而詩文自有一段不可磨滅處

數其人得無過乎

爵祿不求至而自至。若徒以文章詩律足以自立。則楊雄李白皆可以爲聖人。而爵位科名。則世之宰相狀元何限。其一時之富貴氣燄。雖足以歆動鄉閭。而奔走天下之鄙夫庸士。卒與草木禽獸同一泯滅澌盡而無聞。其恃以存者。若吾鄉之劉丞相、董參政者。適足以貽不令之名。爲子孫鄉閭之辱也。何足道哉。公安純篤有志。惜其不能撤地自見耳。相見閒可以此意道之。

逢人便說做聖人。鮮不迂且陋者。試取此書潛心

讀之便知彫蟲小技都無用處不若反而求諸己

性之爲得也羅公之言豈欺我哉



一則縱橫滋一則虛無幟

與友人論文書　　馮從吾

今天下盡稱文盛矣。學士大夫。搦管抽思。摛葩掞藻。人蜓珠而家荊玉。豈不彬彬質有其文哉。顧縱橫滋而樸茂散。虛無幟而大雅微。其流弊有出文詞外者。關係人心世教。匪細故也。起弊維風。是在足下。僕敢畧陳其愚。而足下察焉。夫六經尚矣。下此談文者不曰。國策。則曰秦漢。不曰佛老。則曰。莊列建安而下。率並貶辭矣。然其間如昌黎廬陵輩。猶或寓目焉。曰此詞人之雄也。如濂洛關閩見謂迂遠而濶於事情曰

苟羽翼聖經則不形諸口況筆諸書乎

此宋頭巾語耳。不翅尨礫置之矣。夫宋之文載於性理一書。其雕章琢句。焜燿耳目。不逮國策諸書。僕不敢強爲左袒。但其析理闡義。羽翼聖經。亡論韓歐。即秦漢有之乎。亡論秦漢。即左國有之乎。子輿氏以來此爲正印。柰何以尨礫置之也。僕嘗讀國策秦漢諸書。其詞旨高古閎深。不具論。論其中所載事。多縱橫捭闔之術。其機械變詐。至不可方物。佛老莊列諸書。叛經非聖。倡爲虛無寂滅之談。其不雅馴處。薦紳先生難言之。今世學者。間字國策。貫旨曇冊。其意甚盛。

弊有必至

進德修業盡諸此

但恐數年悲獄不止齊其語耳。蓋常人溺於所聞曲士局於所見讀縱橫捭闔之書不覺流而為機械變詐之人讀虛無寂滅之書不覺流而為放縱恣肆之人其始也止豔羨其文詞其既也耳濡目染不知不覺併以移易其心術而瑕類其人品可不眷哉雖然拔縱橫虛無之弊者在於明理上而六經孔孟下而濂洛關閩夫非理學之淵藪而修詞之標的與試取此諸書讀之猶令人鄙吝消融心胸開朗勃然有正人君子之思即不然而亦不至於為縱橫為虛無也

文章而不理學者有之未有理學而不文章者也

不信理學而重華辭走炫名是得世斯下矣

故曰、文章以理爲主。願足下之熟計之也。或又謂文章理學。原不相能。以理學爲文章。不迂則腐。僕竊以爲不然。夫談理者莫如易。而六經中稱最奇者亦莫如易。談理者莫如孟子。而戰國皆稱最奇者亦莫如孟子。但令人求之深思耳。然今人爲文。其主意與古人異。古人爲文主意在發理。而翼聖。今人爲文主意在炫辭。而傳名。主意在理。故讀理學諸書。易入而易信。主意在辭。故不得不剽取國策莊列。以塗人耳目。誰知淺深之久。其弊有出於文詞外哉。然則爲文章。

游於藝

宜何如。僕以爲六經孔孟其正鵠也。濂洛關閩其嚆矢也。注精凝神於此。務必至於解悟而後已。則此心確有主意。而後間取國策、秦漢、及諸子百家之書讀之。以爲射疏及遠之一助。使不至詭遇以獲禽。庶幾乎返。縱橫爲樸茂。挽虛無爲大雅。乃稱藝苑良工哉。此僕所有志而未逮。亟欲請正於足下者。惟足下財詧。

文士論文者何啻數十家得此可盡廢矣

佛老莊列之書及經禁斥秦漢國策之談漸見閒

鏁所家傳而戶誦者惟唐宋八大家是崇是尚道學之支不以爲迂且腐者鮮矣舍嚆矢求正鵠其有當乎斯文正統之選夫亦有不得已焉耳少壚先生何其言之似我心也以此篇作正統序宜操左劵云

